



勇 敢 者 的 道 路

黄修纪 编选

勇敢者的道路

黄修纪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³ 印张 67,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80册

书号：R10091·854 定价：0.34元

目 次

- 灿烂芬芳的集子（序言） 陈伯吹（1）
NO! NO! NO! 邱 勋（15）
咔咔响的冰河 张抗抗（23）
勇敢者的道路 任大霖（32）
两个朋友 黄修纪（43）
“武大郎”说的故事 李亿晓（52）
小泉的疑问 夏有志（65）
小蓓和小其 王安忆（73）
你是谁的爸爸 李 迪（79）
“小画家”和“大画家” 庄大伟（83）
放手和放心的故事 王路遥（91）
骄傲的小孔雀 顾元翔（98）
黑山峪的“鬼钟” 赵惠中（105）
抓铁雀 木 青（113）
羊角蜜 崔 坪（118）
“小癫痫”和小陈姐姐 任哥舒（125）
哥哥投降了 诸志祥（132）
多了一撇，又多了一横 徐 岳（139）

灿烂芬芳的集子

(序言)

陈伯吹

在上海编辑出版的《少年报》，它的第四版是“文艺版”，经常发表文艺作品，而以小说和童话居多，诗歌、相声、散文和剧本，也不时与广大读者见面。因而这一版面，不仅受到读者的关心和欢迎，也还受到作者的注目和重视，是儿童文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阵地。

文学创作：无论成人文学也好，儿童文学也好，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是作者深入生活，找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观摩借鉴也是一个必要的环节，“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必须多见多闻，才能加深并加厚文学修养的底子，胸有成竹，然后唯物反映，有所创作。

如今少年报社编辑部将1980年以来发表的短篇小说，择优选辑，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既为小读者提供了精美的精神食粮，又为儿童文学工作者提供分析研究，相互讨论的资料。这是一件大好事！

我很幸运，能在付印出版之前，获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抢先读了一遍，从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真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怎么不欣喜万分呢？

在这儿，我把自己粗浅的读后感，谈谈我主观片面的意见，以求教于十七位中、青年作家以及广大的读者们。这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吧。

我最喜爱的那篇是《NO! NO! NO!》。作家从学校生活中采选了一件平凡的小事，又从小学生中撷取了一个普通的常见的现象，轻描淡写地写成一个曲折有致的教育故事，读者在读过以后，将笑眯眯地沉思默想，激动领教这个严峻的难忘的教训。作家精细地观察，通过艺术地构思，围绕在平凡的一件小事上，开掘并结构故事情节，组织成轻松愉快的善意讽刺的短篇。主人公吕小伟的惫惰，吊儿郎当的学习生活，粗鲁的“家门口”大光帅的性格，出色的蹬脚甩石子的玩儿本领，把一个十岁光景小顽童的形象，描写得活龙活现；连配角爱红脸的罗

小萍，爱眨眼的梁丹丹，也写得栩栩如生，两个十分可爱的小姑娘；甚至大元帅手下的一大帮武装部队——七八岁的小萝卜头儿，同样写得虎虎有生气。要不是作家平时深入儿童队伍，写不出这样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篇页，要不是作家具有文学修养，勤于艺术实践，也不能把这个短篇写得既有教育意义，又有文学风味。这，只要细细地咀嚼一下作家在开头写的两座商店、一根水泥电杆、一个缝鞋的老头，先后互相呼应，并且非常有味地穿插着烘云托月般地伴衬出吕小伟的心理状态，多巧妙！又多艺术！在结尾写的几句俏皮话儿，多风趣！又多幽默！小说的题目，也是别出心裁的，说明了作家创作的才能，保证了他在三千字狭隘的篇幅中，创作出一篇丰满的佳构。

其次《咔咔响的冰河》也是我喜爱的一篇。正当我在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读画——一轴“北国风光”的画卷。这轴画怎么会画得这样生动？我说其中有孩子：稚气的多多，胆小的二楞，活泼的小杏儿，聪明勇敢而有科学头脑的杨骏。画里有这么一些孩子，怎么会不冒热气？怎么还不会生动！作家的生花妙笔在描写扎兰河的冰冻，写

道：“几天不见，突然就闭上了她好听的歌喉，卷起了她绿色的裙边，披上了一条银色的袍子，晶莹透亮的河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扎兰河结冰了，封冻了。”又写道：“眼前就是亮得象镜子一样的静静的扎兰河，白云象天鹅的翅膀一样从湛蓝的河面上飞过，两岸都是厚厚的金色的干草地……”写得有情、有景，有声有色。作家运用语言的艺术，讨得了读者的喜爱。这枝笔还把孩子们写好、写真、写活了。特别那个头发蓬松松的、背着一只鼓鼓书包的杨骏，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孩子。他知道用尺量那从河里敲上来的冰，多有智慧！这段情节，真是神采之笔，也是作家在扎兰河畔、从生活实践中拾得的精美的知识的贝，并使我联想起了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取得他的笔名，同样地颇有滋味。如果说这些孩子都是“野”孩子，然而他们也都是热爱科学的好孩子。作家是爱这些孩子的，读者也爱这些孩子，并且也爱勾勒这些好孩子的作家——画家。

有道是：“初生犊儿不畏虎”，这是赞赏孩子们勇敢的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应该说是个“褒词”。是呵，几乎没有一个孩子、特别是男孩子不想在崇山

峻岭中攀登最高峰的，他们崇拜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当然也会敬爱入海斩蛟的周处，还要十分欣赏张飞赤膊战马超……他们钦佩具有英雄气概，怀着勇敢精神的人。

但是，如果一股劲儿地摩拳擦掌，横冲直撞，竖眉瞪眼，挺身而出，不问敌我力量的对比如何，也不问勇敢的价值如何，只是一种无谓的冲动，任性的行为，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欺压凌辱弱小，勇敢得毫无道理，勇敢在不应该勇敢的点子上，那就不但不能说是勇敢，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应该说是怯懦。

《勇敢者的道路》所以说是一篇好作品，它至少在思想上为小读者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故事曲折有趣，情节生动细致，它不是用说教来阐明道理，却用映画般的艺术形象来具体地说明，显得有真实感，又有说服力。

小时候害过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李小军，身残心不残，他也要跟大伙儿一起走“新航道”，尽管这条路很难走，要翻墙，爬树，钻洞，反正他敢于克服困难，得到锻炼，试一试自己的体力和能耐，这是可贵的勇敢精神。

但是李小军的勇敢远不止此。他在“新航道”上历险走出来时，遇见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从而促使他第二天独个儿再走那“新航道”？尽管罗明明等一伙，不愿再冒这个险，老老实实走他们的“老航道”了，他却勇敢地、智慧地双手抱住榆树，死命地爬了上去，抓住横枝，象练单杠似的荡到了墙上，再象骑上马似的在墙头上爬了过去，更从柳树干上滑到了地上……对一个残疾的少年人来说，能这样做，的确是勇敢得很。可作品不只描写他的勇敢行为，更深刻地画出了他纯洁的高尚的心灵：他这次走“新航道”，目的在于向那位白发老人赔礼道歉，上次大伙儿翻墙偷进园来，实在是不文明、不礼貌的举动，所以他既赔撞碎了的瓷盆，又赠书本给老人家解寂寞，更拿出药瓶医治昨天被大伙儿踢伤的狗……莫怪老人感动得流泪。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什么精神？连暗中好奇地跟随着的罗明明他也感动了，不再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了。小读者在读完作品以后，会给李小军的心灵美所感动，会思考着自己走什么样的勇敢的道路，做什么样的勇敢的人。

真凑巧，另一篇小说《两个朋友》，写的也是一

个自以为勇敢的孩子，到头来他认识了错误，低着头走向教师办公室去悔改了。这作品的主题虽然和《勇敢者的道路》相同，可是故事却完全是另外的一个。创作嘛，反正各自独出心裁，雷同不了。但是又各自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同样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浓重的生活气息，以及丰富的细节描写。

作品中描写的这类事件，在学校生活里时常会发生的，几乎带点儿普遍性。孩子活泼好动，哪能没有错误，只要“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高尔基不是说过：“儿童固有的天性是追求光辉的、不平凡的事物”的话吗？儿童爱冒险活动，爱显示自己的勇敢精神，是理所当然的。鲁迅就是反对把儿童教养成“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对孩子来说，勇气只能鼓，不能泄，但也得让他们理解真正的勇敢者，是敢于坦率承担自己犯了的错误，以后不再重犯；同时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求得进步，力争上游；而且不只维护自身的利益，更关心帮助、救护他人的急难，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了自己。刘胡兰、黄继光、罗盛教等革命先烈，才是真正的勇敢者的光辉榜样。

作品虽然没有提高到这一境地，那是因为主人

公还是一个小学生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品，在艺术虚构的情节中，应该符合实际生活的逻辑，才把焦大虎、杜小凡两个人写活了。他们开始时的矛盾冲突，到最后的对立统一，看来是可信的。

于此，我们更可以进一步得到启发：尽管两个主题相同，但是可以选取不同的题材，各自创作不同的作品，而起着同一的教育作用。这倒是提供了在创作上一个值得分析研究的课题。

《“武大郎”说的故事》写的是农村儿童的虽然是平常的事，却是有意义的事，而且是让广大的小读者很受教育的事。这是这篇作品的特色。

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少年儿童在数量上较多，在我们作家的视野内，不该没有农村的场景；作家的笔触，应该多多地指向农村，为农村的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粮食。所以，作家能够采选这样的题材内容，是值得称赞的。

这篇作品描叙了比较新事新办的“小助手队”。这在东村有，小村也有，但是也象城镇上学校的班级里那样，闹起不团结的事来，这也是难免的。可是经过集体讨论、分析、研究以后，不团结的起因不过是闹点儿意气；而意气产生的根源，也只是由

于误会。根据肇事者的坦白：“那天不知怎么，我的手忽然发痒了，打了秦小羊一记。”“那天去割草，不知道那块地已经划分给西村了，就割了不该割的草。”“那天只顾拾田螺喂鸭子，没看见有人在钓鱼，因而把鱼群吓跑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只要放到桌面上，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这样地写，那作品就显得平庸、一般了。作家在生活的基础上，构思了一个新颖的局面，而且出乎读者意料地通过一个不平常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使得读者和作品里的人物一同感动，一同受教育，这样的作品能说不是好作品吗？何况这篇作品在语言上尽量写用生活上的口头语，既轻快，又流畅，给作品增添了不少农村的泥土味儿，读来富有真实感。这是作品的又一特色。

总的说来，这个儿童小说选集是令人满意的，一共十七篇，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般地各有长处，各具特色。它们的写法虽不一样，但来自生活却是一致的。

《小泉的疑问》的语言生动活泼，和盘托出了孩子的心理活动，显出作家对儿童生活、儿童心理是很熟悉的。《小蓓和小其》的用挂在脖子上的钥

匙开门，念英语门牙中间的缝漏风更厉害等，描写得非常细致，足以证明平时在生活里下了功夫；这位作家还提了个在中、小学校中产生的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男女生”问题，所以作品也对老师提出了课题。

在《你是谁的爸爸》里，通过幼儿瓜瓜和徐老师的对话，尤其是瓜瓜那童声童气，而又亲切动人的语言，生动自然地描画出瓜瓜的哥哥，因为妈妈公出，爸爸住院承担起繁重家务的情景，这不仅解除了老师对南南的担心，弄清了好学生南南这些天功课有了退步的因由，从而促使徐老师主动承担起照料两个孩子的责任。这种“一箭双雕”的艺术构思，不但活画了人物的性格，透露出他们的心灵美，也大大加强了作品的主题意义。

《“小画家”和“大画家”》同样有这样的巧思，在孩子的题名上有所创新。另外作家把王一的刻苦自学和王三二的骄傲自满对照着写，写得细致深入，最后再把对立的两个面在继续坚持学习上统一起来，起到较强的教育作用。

作家创作的源泉既然来自生活，生活的面是那样宽广，题材必然丰富，多式多样，这本小说集的

内容，也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放手和放心的故事》写的是队生活。作家不找队生活中新奇的、惊险的事儿，却在一一所普普通通的小学，一支普普通通的中队里，找了一件普普通通的事儿，可作品却写得不普普通通，正象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把“火炮大将”粗鲁的石小山入队后的表现和认真负责的中队长陈梅对新队员的不放心，把两个红领巾都以事实为根据作了心理描写，丝丝入扣，合情合理，所以说，有了艺术性，才会有说服力。“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这话言之成理啊！

《骄傲的小孔雀》和《多了一撇，又多了一横》，这两篇写的都是文娱生活，一个舞蹈，一个猜谜。两位作家都写了文娱生活的情景，也都写出了教育的意义，遵循着“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这一教育艺术的规律，赞赏了即使在娱乐活动中也应该虚心学习和刻苦锻炼，不假借不应当假借的外力和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作品的教育种子，撒进小读者们心田深处了。

儿童生活的另一面，那冒险、探险、都是他们心目中又惊又喜的事儿。“儿童固有的天性是追求

光辉的、不平凡的事物”(高尔基语)的，所以十岁以上的儿童，对于“漫游记”、“历险记”这类的作品是衷心地喜悦。这个集子里也有《黑山峪的“鬼钟”》这么一篇，那个不怕鬼的许娃，给黑山峪揭开了秘密，破除了迷信。作家不仅写出了他的大胆、勇敢、智慧、有信心，也还具体地写到他雷雨之夜，远奔黑山峪，为的是那远方城里的伙伴们，要进山里来采集中草药和动、植物标本，他关心兄弟学校里的集体科技工作，敢于不辞劳累，攀山涉水，品德多好，风格多高。作品还蜻蜓点水般地点了宋大妈门框上挂小镜子的迷信行为，通过羊倌赵大叔的嘴，狠狠地讽刺了她，既有情趣，又有作用。

《抓铁雀》是孩子们的狩猎生活，作家在展示大兴安岭的初冬景色中，突出那性格一温一躁的兄弟俩，进入林子去抓铁雀。小兄弟有勇无谋，贪玩乱闯，惊动了熊崽儿，来了一个斗熊的惊险场面；哥哥足智多谋，不但解了弟弟的围，仍然猎得一麻袋的铁雀。题材新鲜，形象明快，小读者读后，将心向往之。

在百花齐放声中，这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香花是开不败的。《羊角蜜》精彩地描绘儿童力所能及

的革命斗争，虽然只是写了一个片断，但还是一篇值得重视并赞扬的作品：它写得既真实，又生动，两个“红”孩子的聪明机灵，身手活泼，读来叫人拍案叫好。何况艺术性以外，它更有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还是要革命，改革旧的，创造新的；我们还是要斗争，世界动荡不安，亡我之心不死的强邻虎视眈眈，让儿童文学战线上散发些适当的火药味儿，仍然是有必要的。当然，那些公式化、概念化、毫无生活基础的“客里空”的革命斗争小说；或者那些过于夸大了儿童的力量，描写小主人公独来独往，神手其技地获得廉价的斗争胜利的小英雄故事，不仅都是假话连篇，而且也是起不了教育作用的，因为它不能令人信服，看来只是满纸败笔而已。《羊角蜜》这篇，却是写得很成功的。

最后，还得写上一笔：《“小癫痫”和小陈姐姐》的作者，是一位青工，在厂里工余之暇，抓紧写作，写出这样一篇水平以上的小说，不能不表示欢迎和赞扬。有了这样一篇较好的处女作，作为良好的起点，继续深入生活，（厂里的生活也是很丰富的吧）与加强文学修养，日后肯定有好成绩，说不定还是儿童小说创作阵地上的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战士。

呢。

我限于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未能畅所欲言，甚至言不达意，却已占用了不少篇幅，只有在搁笔之前，恳请作家、读者、编者多多批评、帮助。